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圭齋文集卷十三至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范鰲

謄錄舉人臣呂日永

欽定四庫全書

圭齋文集卷十三

元 歐陽玄 撰

詔表

命相出師詔

惟天惟祖宗混一函夏全付眇躬朕承丕基兢兢圖治  
罔敢逸豫不謂邇者河南反賊乘此承平之久負固弄  
兵流毒黎庶已嘗命將討捕屢獲渠魁戮以徇衆餘黨  
狂獬尚逋嚴誅亦嘗肆宥開以自新怙終不悛致煩師

旅太傅中書右丞相托克托爰自賊發迄今屢請董師致討朕以心膺之親應難其請而期於自効誠懇益堅朕惟事體之大付託實難匪資巨濟之才孰勝戡定之任今命托克托以達爾罕太傅中書右丞相分省於外總督諸道軍馬水陸並進其樞密院御史臺各分官屬從行稟受節制無或有違務要廓清妖沴永底隆平於戲太傅實左右朕躬其行在安靖天下故分總揆之重屬以討賊之勞尚克欽承懋建丕績故茲詔示應宜知悉

再命出師詔

朕承國家隆平之運四方無虞民不識兵士不講武于茲有年矣不謂邇者河南反賊弄兵構難荼毒蒸黎用是前歲大丞相托克托請自出征一戰平徐朕惟股肱大臣宜朝夕在朕左右亟命召還分將致討豈謂因循遷玩倏經二年湖廣荆襄雖嘗克復餘賊逋誅負固恣睢致使軍士暴露日久吾民供給困繁愁歎怨嗟徹于朕聽朕不遑寧處乃命托克托以達爾罕太師中書右丞相

分省於外總督諸隊軍馬振其威武刻日進兵殄賊安  
民以釋朕慮凡將士用命者賞不用命者誅賊衆來降  
者赦旅拒者戮於戲朕與丞相共理天下者也天下多  
故朕軫其憂相任其勞理所必致汝往欽哉慎厥事事  
乃有濟圖厥功功乃有成往哉汝諧布朕威德措安吾  
民朕惟汝賴汝往欽哉

進遼史表

代右丞相托克托撰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

國史領經筵事臣托克托言竊惟天文莫驗於機衡人文  
莫證於簡策人主鑒天象之休咎則必察乎機衡之精  
鑒人事之得失則必考乎簡策之信是以二者所掌俱  
有太史之稱然而天道幽而難知人情顯而易見動靜  
者吉凶之兆敬怠者興亡之機史臣雖迷前代之設施  
大意有助時君之鑒戒遼自唐季基於朔方造邦本席  
於干戈致治能資於黼黻敬天尊祖而出入必祭親仁  
善隣而和戰以宜南府治民北府治兵春狩省耕秋狩

省歛吏課每嚴於芻牧歲飢屢賜乎田租至若觀市赦罪則昭合六典之規臨軒策士則恪尊三歲之制君慕漢高之為帝托耶律於劉宗相擬鄴侯之為臣更舒魯以蕭姓享國二百一十有七載政刑日舉品式脩具蓋有足尚者焉迨夫子孫失御上下離心驕盈盛而釁隙生殘賊興而根本感變強為弱易於反掌吁可畏哉天祚自絕大祐苟延國既丘墟史亦蕪蕪耶律儼語多避忌陳大任辭乏精詳五代史係之終篇宋舊史埒諸載

記予奪各循其主傳聞況失其真我世祖皇帝一視同  
仁深加憫惻嘗勅詞臣撰次三史首及於遼六十餘年  
歲月因循造物有待臣托克托誠歡誠懇頓首頓首欽惟  
皇帝陛下如堯稽古而簡寬容衆若舜好問而濬哲冠  
倫講經兼誦乎祖謨訪治旁求于往牒茲循史事斷自  
宸衷睿旨下而徵聘行朝士賀而遺逸起于是命臣以  
右揆領都總裁中書平章政事臣特穆爾達實臣賀惟  
一翰林學士承旨臣張起巖翰林學士承旨臣歐陽玄

翰林侍講學士臣揭傒斯侍御史今集賢侍講學士臣  
呂思誠為總裁官中書選選儒臣崇文大監今兵部尚  
書臣廉惠山凱雅翰林直學士臣王沂秘書著作佐郎  
臣徐曷翰林監修臣陳繹曾為修史官分選遼史起至  
正三年四月迄四年二月發故府之櫝藏輯遐方之匱  
獻搜羅剔抉刪潤研磨紀志表傳脩成一代之書臧否  
是非不迷千載之實臣托克托等叨承隆寄幸睹成功載  
宣日月之光華願効涓埃之補報我朝之論議歸正氣

之直則詞之昌遼國之君臣有知善者喜而惡者懼所  
撰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若干卷列傳四十五卷  
各著論贊具存體式隨表以聞上塵天覽無任激切屏  
營之至謹言

進金史表

竊惟漢高帝入關任蕭何而收秦籍唐太宗即祚命魏  
徵以作隋書蓋厯數歸真主之朝而簡編載前代之事  
國可滅史不可滅善吾師惡亦吾師矧夫典故之源流

章程之公革弗披往牒曷蓄前聞惟此金源起於海裔  
以滿萬之衆橫行天下不十年之久專制域中其用兵  
也如縱燎而乘風其立國也若置郵而傳命及燭興於  
禮樂乃煥有乎名聲嘗循初而迄終因考功而論德非  
武元之英畧不足以開九帝之業非大定之仁政不足  
以固百年之基天會有吞四海之志而未有一四海之  
規明昌能成一代之制而亦能壞一代之法海陵無道  
自取覆敗宣宗輕動曷濟中興迨夫浚郊多壘之秋汝

水飛烟之日天人屬望久有在矣君臣守義蓋足取焉  
我太祖法天啟運聖武皇帝以有名之師而釋奕世之  
愾以無敵之仁而收兆民之心勁兵擣居庸關北拊其  
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扼其吭指顧可成於僞功操縱莫  
窺於廟筭懲彼取遼之暴容其涉河以遷太宗英文皇  
帝席卷河朔而徇地并營囊括趙代而傳檄齊魯滅夏  
國而蹴秦鞏通宋人以逼河淮睿宗仁聖景襄皇帝冒  
萬死出饒風長驅平陸戰三峰乘大雪遂定中原大陽

出而燭火燔正音作而衆樂廢及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恢宏至化勞徠遺黎燕地定都徹武靈之舊趾遼陽建省撫肅慎之故墟于時張柔歸金史於其先王鶚集金事於其後是以纂修之事見諸數遺之謀延祐申舉而未遑天厯推行而弗竟恭惟皇帝陛下緝熙聖學紹述先猷當邦家閒暇之時治經史討論之務念彼泰和以來之事迹接我聖代初興之歲年太祖受帝號於丙寅先五載而朱鳳應世祖毓聖質於乙亥纔一歲

而黃河清若此真符昭然成命第以變故多而舊史闕  
者艾沒而新說譌弗折衷於大朝恐失真於他日於是  
聖心獨斷盛事力行申命臣等集衆技以責成書佇奏  
篇以覽近鑒臣等仰承隆委俯竭微勞紬石室之書誠  
乏司馬遷之作獻金鏡之錄願攄張相國之忠謹撰述  
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目錄  
二卷裝潢成一百三十七帙隨表以聞

進宋史表

代丞相阿魯圖撰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  
國史領經筵事提調太醫院襲封廣平王阿魯圖言竊  
惟周公念先業之艱難七月之詩是作孔子論前王之  
文獻二代之禮可言故觀趙氏隆替之由足見皇元混  
一之績欽惟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初由宗邸親總  
大軍龍旂出指於離方羽葆歸登於乾馭櫛風沐雨詎  
辭跋履之勞略地攻城咸遵稟授之筭揚舠而平江漢  
卷甲而克襄樊恭行弔伐之師昭受寵綏之寄及夫收

圖書於勝國輯甫皞於神京拔宋臣而列政塗載宋史  
而歸秘府然後告成郊廟錫慶臣民推大賚以惟均視  
一統之無外樞庭偃武既編戡定之勲翰苑摘文尋奉  
纂修之旨事幾有待歲月易遷累朝每切於繼承多務  
未遑於制作臣阿魯圖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欽惟皇  
帝陛下恢宏至道紹述丕謨往行前言樂討論于古訓  
祖宗功德思揚屬於耿光惟我朝大啟基圖彼吳會後  
歸版籍視金源其未遠紬石室以具存及茲累洽之時

成此彌文之典命臣阿魯圖左丞相臣伯勒齊爾布哈領  
事前右丞相臣托克托為都總裁平章政事臣特穆爾達  
實御史大夫臣惟一翰林學士承旨臣起巖臣玄治書  
御史臣好文禮部尚書臣沂崇文太監臣宗瑞為總裁  
官平章政事臣納琳臣巴延翰林學士承旨臣達實特  
穆爾左丞臣守簡叅議臣岳柱臣拜臣陳思謙郎中臣  
鄂掄臣孔思立等協恭董治史官工部侍郎臣烏葉爾  
圖秘書卿臣台哈布哈太常簽院臣杜秉燠翰林直學士

臣宋褰國子司業臣王思誠臣汪澤民集賢待制臣干  
文博翰林待制臣張瑾臣貢師道宣文閣鑒書博士臣  
麥文貴監察御史臣余闕太常博士臣李齊翰林修撰  
臣鐺文太醫院都事臣賈魯國子助教臣馮福可太廟  
署令臣陳祖仁西臺御史臣趙中翰林應奉臣王儀臣  
余貞秘書著作佐郎臣譚慥翰林編修臣張翥國子助  
教臣吳當經筵檢討臣危素編刪分局彙萃為書起自  
東都迄於南渡紀載餘三百載始終纔一再期考夫建

隆淳化之經營景定咸淳之潤色慶厯皇祐以忠厚美風化元豐熙寧以聰明素憲章馴致紹聖紛紜崇寧荒亂治忽昭陳於方冊操存實本于宮庭若乃建炎紹興之圖回乾道淳熙之保乂正直用則人存政舉邪佞進則臣辱主憂光寧之朝僅守宗社理度之世日蹙封疆顧乃拘信使以渝盟納畔臣而侵境由權奸之擅命啓事讐以召兵厥後瀛國歸朝吉王航海齊亡而謗王蠲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載惟貞

元之會合屬當泰道之熙明衆言淆亂於當時大義昭  
宣於今日矧先儒性命之說資聖代表章之功先理致  
而後文辭崇道德而黜功利書法以之而矜式彞倫賴  
是以匡扶雖微董狐直筆之可稱庶逃司馬寡識而輕  
信至若論其有弊亦惟斷以至公大槩聲容盛而實德  
衰論建多而成效少且辭之繁簡以事而文之古今以  
時舊史之傳述既多襍記之蒐羅又廣於是叅是非而  
去取權豐約以損增事嚴敢計於疾徐日積亦虞於玩

惕臣阿魯圖等忝司當揆實預提綱周詢在局之言靡  
不究心乃職第述作之才有限而報効之志無窮倘垂  
清燕之觀尚助緝熙之益曰若帝堯曰若帝舜惟聖心  
稽古之功監於有夏監于有殷乃臣子告君之道謹撰  
述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  
世家二百二十五卷裝潢成四百九十二帙隨表塵獻  
以聞

進經世大典表

至順三年三月進

堯舜之道載諸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道雖形於上  
下政無間於精粗特於紀錄之間足見彌綸之具是以  
秦漢有掌故之職唐宋有會要之書于以著當代之設  
施于以備將來之考索我國家受命龍朔續休鴻基發  
政施仁行葦之忠厚世積制禮作樂關雎之風化日興  
紀綱具舉於朝廷統會未歸於簡牘欽惟欽天統聖至  
德誠功大文孝皇帝陛下總攬羣策躬親萬幾思祖宗  
創業之艱難與天地同功於經緯必有鋪張以揭皦日

必有術作以藏名山爰命文臣體會要之遺意徧勅宮  
寺發掌故之舊章倣周禮之六官作皇朝之大典臣某  
叨承旨喻俾綜纂修物有象而事有源質爲本而文爲  
輔百數十年之治蹟固大略之僅存千萬億世之宏規  
在鴻儒之繼作謹繕寫皇朝經世大典八百八十卷目  
錄十二卷公牘一卷纂修通議一卷裝潢成帙隨表以  
聞伏取裁旨

明宗皇帝尊號冊文

伏以得名得位大君之盛德必兼事亡事存孝子之至誠如一爰徵古訓追上徽稱欽惟皇考皇帝陛下稟純乾之剛居洊震之長當世祖之丕構接武皇之正傳歷試諸難倖蹤虞舜舊勞於外儷跡商高當龍躍以在淵變化莫測其量及雷行而育物動靜不違乎時茲豈非順天乎若夫綸言未頒而仁聞之馳滿天下寶璽初受而皇極之建繫人心茲豈非立道乎至於親儒生於汗馬之場輯宗盟於橐弓之頃茲豈非獻文之教知武之

功乎聖莫大於無為孝莫大於善繼元造固難乎擬議  
鴻名宜罄乎宣昭矧往事之艱貞增眇躬之怵惕欲旌  
永慕庶享多儀謹遣攝太尉臣某奉玉冊玉寶追上尊  
號曰明宗順天立道獻文知武大聖皇帝

銘

友吾銘 吾友號

吾仁我以友我是湏輔雖資友取友在吾人肯友吾視  
吾可否善不吾若友吾何取尊者友卑貴不吾見乃忘

勢分乃友貧賤賤者友貴所貴吾立傲固不可佞豈可  
習有人於此如澤相麗吾友友吾交盡友誼曾子之學  
省先吾身吾友為誰必顏其人惟顏與曾尚友千載讀  
詩讀書吾志吾在

敬心齋銘

人之有學治心為先心得其理乃聖乃賢賢聖之為其  
要曰敬清明在躬齋莊中正敬不于貌敬于其心思而  
儼若上帝汝臨無貳無虞惟精惟一飭我天君守而勿

失學之終始惟敬靡他身之主宰非心而何克敬在心  
亦敬亦聖聰明為堯溫恭者舜湯曰日躋姬文緝熙孔  
嚴三畏顏謹四非孟子養身尤善養氣彼何人哉希之  
則是勗爾敬心心以銘鑄為此銘者太史氏玄

戚友劉君思清以其猶子尚敬謁予瀏上予嘉其好  
古將掖而進道乃為之銘其敬心齋請事斯語余日  
望之

字說 散說附

楊鑑瑩之字說

工製器皆有陰陽其陽文其陰質古者物善技精故表裏一文質均後世物多竅技售踊故金有滓玉有瑕絲有類則為文以蓋之若質之素乃為貴耳惟鑑不然其質之美見於面其文之美見於背蓋鑑主於瑩故也瑩自外徹內用能以內燭外鑑之瑩未嘗為文而天下之文無不入焉吾故謂鑑有君子之道以其先質而後文也雖然百煉而金精金精而鑑瑩豈一日之功哉人質

亦然所資於學也大矣安成學者楊其姓鑑其名瑩之  
其字者誠齋文節公諸孫也質美近道蔚然有文通春  
秋三傳學用薦為國子四門館生圭齋歐陽玄書是說  
以贈之

劉叔耔字說

安成鐫生名士疇字叔耔從余謁字說夫疇者易治之  
田之名也耔者既立之苗又壅其根使之梗有據以禦  
水旱者也子名疇字叔耔尊公為子計者周矣農在四

民能衣食其三者工之技商之利或足以病之先王有  
厲禁矣惟士與農同體故畊學往往並稱於經士生斯  
世筋力不匱才智有餘退恃可治之田進挾可用之學  
傲然無求於穹壤間以聽命於司造世之偉丈夫也然  
古今則幾人焉進為鹵莽之學以倖一時之遇退為滅  
裂之畊以倖一歲之秋滔滔者不乏也然豈願吾友効  
之哉嘗耕學於一貫堅智力於一勤疇有其地耔有其  
本國之良士又良農也余為大司成時生之尊公常博

為國子助教生以胄子入學日升堂講論余愛生之聲琅琅而論纚纚也今別又數年矣生勉乎哉

族子章晦字說

宗兄議翁子耀既冠當字謁余字之余字之以章晦又申其說以勗之今天下之有光而能燭者水也火也而二者不同焉水內明外暗火內暗外明然世以水鑑者什一以火照者什九豈非外闇內明者晦養其明假物而明始見外明內闇者明出乎物遇物而明自生君子

則之内外交養明晦相資猶水火日用於世而明不匱  
豈不以是與或曰朱晦翁初授教於屏山鰲氏有木晦  
於根春華燧敷之言由是號晦菴今子以水火言明晦  
何居余曰木受氣水而傳氣火者也晦明明晦豈二本  
哉余生平喜吾歐陽氏之業為儒者甚多章晦聰明好  
學尤多藝能年則弱冠已見館穀於大家余字以晦盖  
望其顯融者奚止如今日所觀者云

李觀尚賓字說

鈴邑大姓曰西溪之李有名觀而字尚賓者吾宗用網之甥也聞余訪族至其外舅家遠來即余求尚賓說夫觀一字而有二義以觀示言者九五之主一卦也以觀瞻言者一卦之宗九五也六四一爻去九五最近故其繇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謂其以陰柔而近陽剛有仕而覲于上之象今子名觀而字尚賓可謂知所尚也已然亦何道而臻茲乎故愚嘗謂觀示觀瞻之義猶未足以盡乎觀九五之觀我生上九之觀其生二爻皆有

觀省其已之義為六四之君子者蓋亦退而觀諸已乎  
利用賓于王實在我之所自致也周官之法三歲大比  
考其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  
羣吏與其衆以禮賓之獻其書于王則再拜而受之夫  
德行道藝之三物者士之可自勉者也今科目復矣子  
勉于學由是而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孰禦子哉余聞  
尚賓家多書又多山水之勝嘗作亭名兩山間予既扁  
之矣用功於幽閒深靚之鄉策勲於昭明正大之地六

四之觀之占屬之子矣

彭以恭說

學者以字從名有內外之辨斯不瀆也安成劉仰更致其表弟彭尚謙字以恭者之請求予為字說以贈夫謙者恭也皆見乎外者也謙之中有物恭之中亦有所主何為有物謙之象曰地中有山卑者蘊高者於其中中有屹然不可犯之意特有之而不居則見乎外者自然而謙也何為有所主主者一而已矣主一之謂敬有確

乎不可拔之意能出乎無偽則見乎外者自然而恭也  
謙也恭也曾為色取而可乎善乎君之為字也能求諸  
乎中則容之著乎外者無以尚也謙之失曰輕恭之失  
曰足祛二者之失求諸中斯可彭氏多文人吾以恭好  
學不倦故樂以內外之說告之

琅溪說

吾家自鈴南之防里徙長沙之瀏陽族屬之近者亦徙  
安成北境上是為早禾田號曰早歐有名俊字用綱者

早歐之秀者也嘗扁其讀書之室曰琅溪頃過余齎上  
謁余為之說夫玉瑩然而澤者琅玕也溪之色幽幽其  
似之乎琅然而清者珩璜也溪之聲淙淙蓋又近之然  
君子之比於玉以有德也取於水以有本也豈徒以聲  
色為尚哉玉有德故用於宗廟朝廷水有本故達於江  
河淮海善推其所為而已吾用網中有外著聲與實流  
琅溪云乎哉

彬彬說

吾宗歐陽氏之甥新澤胡君復字曰於信而名其讀書處曰彬彬因宗人宜翁兄謁余為說夫彬彬之言昔我夫子嘗兩言之其一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其一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釋者謂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大槩質不勝文文不勝質二者適均彬彬可想見也獨易之彬彬義安取乎豈非中古之言易者象或過乎質理或過乎文必經聖人之手而後彬彬與雖然愚嘗竊以謂彬彬固貴乎二者之適均特物

相雜而易見青黃赤白是為文章則彬彬即文矣君子之論終不以彼而易此也禮器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君子先質而後文之意豈待文勝而後求之與損其有餘而補其不足在夫善學君子者矣於信妙齡老蒼為學近裏以孝弟貢試于鄉故余樂有以進之

齊吾說

族弟巽翁號齊吾因字以為號者也兄原功甫為之說

曰後天之易巽東南之卦也萬物至是而潔齊焉然東南之為位以一歲言之則孟夏建巳之月也以一日言之則日至禺中之時也以人之一生言之則二十以至三十之年也物生齊於孟夏之月人事齊於禺中之時大抵然也士為學弱冠以至壯歲就厥條理則成人之功過半矣宮庭有儀衛焉排比而不亂軍旅有行伍焉整娖而不淆府庫有委積焉屏當而不煩然後為齊也齊之功豈易集哉昔者聖人自序為學之功每十歲一

進唯十有五志于學至三十而立獨多其年豈非為學  
求齊於斯時亦難矣然則齊之道當何先乎曰齊與齋  
同義又訓一齋主乎敬敬主乎一求之之要無踰敬者  
或曰巽東南之卦其氣溫厚敬非肅不能何事於巽乎  
曰不然巽之為言順也順莫大乎禮禮莫大乎敬敬則  
有序而順有序而順則和生焉巽在其中矣巽翁謝曰  
吾今而後知齊吾之綱領矣請書其說以贈巽翁一名  
巽享博洽而聰敏吾宗之英也

奇峯說

天地間氣形惟正與奇受其正者為正受其奇者為奇山之有五岳水之有四瀆正也然五岳有泰華峻嶒而峭拔四瀆有清濟潛洑而趵躍是正之中有奇者焉人亦然端莊靜重之士偶遇事變未嘗無超邁卓絕之行也特水之奇以衝激而見人之奇以感發而見皆因動而見奇者也惟山之奇在峯雖靜亦奇孤賁之姿騰蹕之勢有自然之奇不可以言喻者故士之靜獨隱居而

有奇節者往往則之安成鰻君世良著奇峯以為號吾  
既以靜而奇者況之然劉氏數世皆名儒竊意斯文之  
福澤將鍾於世良之身所謂因動以見其奇未必見舍  
於當世奇之體用於是乎備歟

明軒說

族兄晉翁號曰明軒夫晉之明有離象也說卦離為日  
為火晉之象君子以自昭明德晉之明以離離之明為  
日為火君子之自明心乎性乎愚嘗謂日者火之精是

日以火為明也然火自日出者也心者性之郭是心之  
明有性在其中也而性實自心出者也故曰盡其心者  
知其性也日與火之明心與性之明固無二也雖然日  
以屢入養其明火以屢改養其明心之養其明也以虛  
性之養其明也以靜明有所養自不息也明而誠其道  
在斯乎晉翁兄博學之士也其涉歷世故又久所以養  
其明而日進者俟余言哉姑以是為明軒說以應其命  
爾

劉恭安說并銘

安成鐫君彥恭才氣敏達學問充裕因其有彥恭之字  
朋友號之曰恭安彥恭不能辭求一言以自勗予昔受  
讀論語子溫而厲一章嘗謂溫而厲一辭若總下兩句  
所謂威而不猛恭而安者威自厲出不溫有溫在其中  
此易曉也威而不猛可總於溫厲恭而安何所附屬曰  
書言恭作肅又有所謂嚴恭嚴也肅也非厲而何且二  
者非可久之道也持之而安惟溫而厲者能之豈非互

有所發明乎恨玄生晚不獲質正於前修彥恭之請姑  
志臆說于此願與識者商確之銘曰人生德性本無不  
備氣質或偏動鮮無媿聖人所養全體渾然貌恭而安  
語默皆天希聖力行持久持敬澄其氣質懿哉德性恭  
非勉強安亦從容聖功既熟無適非中大舜命夔臯陳  
九德變化攸宜君子斯則千五年後橫渠猶疑劉氏之  
子其殆庶乎

圭齋文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圭齋文集卷十四

元 歐陽玄 撰

題跋

北行錄

士生休明之代區宇混一意之所之踪跡皆可以達即其耳目之所覩記擧英攬華託諸翰墨論議之間異時奇聞偉績因是以有徵於來世也廬陵季元凱挾其吟詠之學卓犖之才其至京師與當代名縉紳劇談雄辯

周諮國家之巨麗而升平諸福之物舉集一時於是黃  
鵠朱雁之什人爭誦之至於登高眺遠追懷往昔風晨  
月夕排遣羈思佳句尤富使之得展所蘊於承明著作  
之地以任揚厲鋪張之風豈不大強人意乎三復降嘆  
題而歸之

安成劉氏家譜

往年宗人南記自吉州刺史琮遡歐陽亭侯上及神禹  
下逮安福府君萬不以地之遐僻族之蕃廣必旁蒐遠

羅不少遺譜成且欲合祠吉州刺史安福府君為不祧之祖集宗人之近者節春秋展敬祠下其規措不允用志亦仁矣嘗因堯賓兄序之惜哉南記已矣安成鐫君思清携先世告身六七通求予識其後且眎余家譜上推其祖之所自出下列各派之所同出徵兩漢南宋以上至陶唐氏得姓以來之祖其意亦由南記也余嘉其敦睦之誼圖分派別得別生分類遺意故為之書且告之曰子歸為我訪黃石宗人之賢者謝曰其毋廢譜

學母廢祠事庶幾余猶有望焉思清字清隱於予先世  
通家又同生癸未今為湘鄉校官家譜則其從弟思復  
之所圖也

西平李氏族譜

桓桓西平為唐中興功著鼎彝德被黎蒸當時賢良風  
雲依乘如渾侍中如馬北平曾幾何世系冷如冰惟西  
平裔趾美相仍更唐歷宋我元是承設科曰雋試吏曰  
能守令之選臺閣之登表表愈偉為時名稱子孫千億

蟄蟄繩繩天道之報信哉可憑予書其槩寓勸以懲後  
之來者於焉斯徵

衆芳所存

安成劉伯仁號芳所後以扁其齋

嗟衆芳之所在宜君子之盤桓巖班璘兮有菊畹紛披  
兮有蘭朝菲菲兮紉佩文采采兮為餐通神明於鼻觀  
納上清於泥丸却氛穢而益壽志無昏而氣完襲馨德  
乎先哲託高風乎歲寒

彭功遠先世手澤

先叅政冀公曩善廬陵彭君士楚先公上庠高選雖治春秋能通諸經忍見前代時文散逸每屬士楚收拾士楚至則捆載充牣先公暇日亂紬而泛閱之擇其尤者別彙為帙士楚亦能朗誦先世詩義賓至迭論玄兄弟湯不及省先公勗之曰黃冊子會有行世時兒曹毋忽也先公薨之七年科舉興玄首擢第追憶先訓泰定甲子彭公冲所以詩經擢進士為士楚從弟於是其家學益振他日冲所子功遠來京師袖其曾祖坦軒祖碧野

二先生及一門諸父舊業程文蓋冲所題識手澤謁余  
求一言是蓋吾先公平日之所購求而士楚之所樂誦  
者彭氏世科之左券不在茲乎俯仰四十餘年科目廢  
而媚興興而歟廢今明詔復飭中書舉行玄叨塵從臣  
初議闕下力贊其成又適秉筆代言播告海內矣會將  
見程文復盛當世喜而志於斯

南谷居士自贊像後

士大夫自贊其真例多自抑之辭而生平自知之明往

往見於言表如善寫真者引鏡自照以圖其形宜無遺  
巧玄嘗銘南谷翁墓今觀其寫真自贊表裏純誠殆非  
丹青之所能狀尤非發潛者之所可模寫也至正二年  
三月余客瀏東厚田湯氏家齊吾弟携此見過因贊數  
語于後

五馬圖

卷中五馬龍者其誰如隔脂如行烟外如辨九疑而  
況南山四十萬匹中欲求流雲飛電之姿嗚呼世無伯

樂龍者其誰

草蟲圖

蜂戀其房兮不可以遊蛛待以網兮為有所求曾不知  
蛺蝶與草蟲兮飛躍之自由

娛拙集

娛拙集者吾宗歐陽存中甫之作也其中古樂府諸篇  
情景俱至追議當時近體詩清新俊逸佳句層見是何  
吾宗人之多才也題曰娛拙雖謙辭實出見解六朝劣

於漢魏得其巧未得其拙也晚唐媿於盛唐亦得其巧未得其拙也繼自今拙日進則詩日進矣何當見存中甫重揚確之

白麟溪三大字後

右白麟溪三大字前中書右丞相脫脫為浦江鄭大和書溪舊號香巖在縣東二十八里白麟則大和二十六世祖之名也有惠淮者字季淵實白麟十九世孫由遂安遷溪上易以今名示有先也淮之孫綺至大和凡六

世大和從子鑑至某又三世皆同居共財一門雍睦海  
內稱孝弟者首推浦江鄭氏朝廷表其門曰孝義嗚呼  
源之遠者其流長鄭氏自白麟至今二十餘世矣其遺  
澤之遠不啻溪流之無有終時公特書是以寵之者蓋  
將勗其門相為悠久哉字畫方毅酷類顏真卿觀者孰  
不改容不待贊也

歐陽文忠公墨跡跋

玄生平所見究國文忠公真蹟甚多其篇帙大者於同

年許安陽家見昆陵胡文恭公墓銘藁百丈輝上人所見州郡名急就章胡氏碑行草急就章皆微涉行楷余家所藏佳者曰與杜祁公蘇明允書及晚年三乞致仕表草皆筆法如一獨祁公書端謹結體頗若蘓氏父子豈非蘓氏感公之至初年倣公之書後充拓自為一家體邪茲來叙族至早禾田歐氏見集古題名碑跋而歐氏在楓樹下者又出與留守學士書見示皆名墨也第書中貺字兩用雖貺況古文通然意若有所謂留守學

士者得非田元均乎旅寓之文字考訂姑識此說以竢  
博古之君子

眉壽二大字跋

至正丁酉九月浦陽鄭深浚常由吏部員外郎除浙西  
憲僉將行自念先為授經郎學在內府密邇青坊常獲  
侍皇太子硯席今日遠役誼當入辭乃因宮臣以見既  
詢其南歸之由對曰老母年近八十思便侍養是以遠  
涉鯨波不敢憚勞也儲君惻然顧左右取近日所書眉

壽二大字賜之蓋以高其親之年度以永其子之養也  
敬惟皇太子天廸仁孝之性於茲一事二美備焉仁事  
親之實孝為仁之本皇太子平日視膳問安盡其愛敬  
之道於三宮冀以寧君親之心說君親之志以勸君之  
壽也一旦推其錫類之盛心成已成物之功仁與孝不  
可勝用矣眉壽始見於豳風之七月老人眉有毫壽之  
徵也後屢見於魯頌之閟宮今鄭氏在泐東九世同爨  
旌表孝義之家也部使者興化美俗之官深知斯行奉

元良心盡以歸心法之正大筆法之端嚴焜耀山川新  
民觀瞻於是稱豳雅之兕觥効幽人壽君之敬而竭其  
忠賦魯頌之鮐背保魯侯壽母之樂而遂其孝繼今鄭  
氏忠孝之祚日熾而日昌其兆在此也深屬玄述其實  
謹書之下方云

沁園春

玄誕日先君冀郡公  
作此示勉敬跋于後

玄子來前還憶汝今朝初度時是吾家幾世書香閱  
我翁疇昔心地坦夷宅相伊何泛紅老子汝母慈仁有

兒如今恨倚門人去和膽為誰丈夫七十何為算三十  
功名已是遲要經天緯地拓開實用嘲風弄月省可虛  
詞我亦平生危言徒費猶酌檐花向九疑團欒好待老  
吾泉石留汝鐘彛

大德丁未亥賤生之日先公祝之以沁園春亥受而  
藏之第年少家貧性亦疎散房中惟有一敗篋以繩  
約之篋中無所有又以紙外護之甚嚴暇日時復展  
玩明年戊申不幸先公棄捐自是見輒嗚咽殆不忍

觀皇慶壬子玄免先公喪又二年矣先公在時所定  
謝氏歲久不克成婚繼妣長沙郡君謀為玄畢婚姻  
而玄方游湘中繼妣老妮啓玄篋取故衣浣濯補紉  
以俟新婚老妮目不知書篋中文字亦為所持去此  
詞亦在焉玄歸而求之竟失其所遍索十數日無得  
深自刻責以為不能寶藏先人之訓遂為此生抱恨  
之大端每至劬勞之日則泣而識之如是二十五年  
屢嘗顙之先公冀陰相之庶幾復見此詞以無負付

囑之意延祐乙卯以來玄僥倖科第歷官中外至元  
元年乙亥叨恩翰林直學士國子祭酒先公贈翰林  
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渤海郡侯尋蒙奎  
章近臣奏請有旨申勅詞臣製碑以賜玄感激之餘  
付書還家囑舍弟信翁先白於禰告祭之日諸昆弟  
子姪咸集中堂姪進老遽前曰昨日偶治故書得先  
祖手澤一紙蟬食殆半乃壽八翁沁園春也兄弟相  
視大驚曰此汝叔平時徧求而不得者汝何得此衆

取視之果然即付書報玄京師二年丙子夏謁告南  
歸立碑甫抵舍姪即以詞見遺玄奉詞涕泣如隋珠  
和璧去而復還自計生平可喜之事未有過此嗚呼  
異哉詞所謂宅相伊何泛紅老子者謂外大父臨賀  
府判理齋李公也倚門人去和膽為誰者是歲免先  
夫人喪也嘲風弄月省可虛詞者玄少作頗患多故  
先公以實學勗之也猶酌檐花向九疑者先公分教  
春陵時將之官也雖然玄之至喜者以此詞之失而

驟得則先公若有陰相之也他日或可逭伯魯授簡之責也其至懼者則以先公期待之意如彼而玄之疎文謗學所成就若此其何以逭伯符不克負荷之譏乎裝褊既完踪跡所至必携以自隨三年丁丑以侍講學士召入京戊寅春以二品恩例申請夏五月進贈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冀郡公先妣追封冀郡夫人六月甲申祭禮畢因出此卷再寫善本并致所感云男玄泣血書于賢

良坊寓舍

跋先公與南谷先生書

先冀公與南谷居士未及一識族中宜翁為之求書於  
安福同知王君習齋未幾習齋去官故未及投留之篋  
笥考其歲月蓋大德丙午丁未間書則玄為子弟時代  
先公作者也至正壬午十一月玄叙族至防里俯仰將  
四十年南谷先公即世皆久兩家子弟覽之愴然

圭齋文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圭齋文集卷十五

元 歐陽玄 撰

贊

御書九霄贊

聖人居潛如日未旦待其將出光景於絜若木蟠桃實  
生海濱天光首被先萬物春離麗正中烜赫八表物物  
容光莫獲私照上在桂林臣有震宦躬荷寵顧染翰賜  
之作其踐祚億兆悉臣欲攬天章幾千萬人向所蒙恩

曠遇希世隋珠和璧曷足言異今雖近臣孰敢奏請仰  
瞻雲漢惟有引領日邊之氣其名曰霄陽數用九乾德  
孔昭龍飛之徵有開必先形諸翰墨夫豈偶然天啟淵  
衷神助筆力震畫乾初洞見天則猗嗟震宦世世寶藏  
億載萬年為龍為光

麟鳳二大字贊

皇太子習大書端本堂上命度其所書記之於籍或以  
賜近侍宮臣則錄所賜人姓名而登載之慎重之至也

宣文閣授經郎浦江鄭深其官署既在內府與青坊密  
邇深家又以九世同居聞自諭德以下咸樂與之遊因  
得侍硯席被寵顧故有是賜焉所賜為麟鳳二大字若  
曰同居為國家之瑞有若麟鳳云爾筆法方嚴意度閒  
暇天縱不凡深得之允為慶幸屬立記其事於下方謹  
拜手作贊辭曰春宮臨池神助腕力結體楷嚴運筆端  
直上命宮臣以時貯儲遇有賜予籍而記諸深仕延閣  
授徒宮庠獲陪燕翼膺是寵光維麟與鳳肇錫孔嘉有

之似之瑞我國家

潘雲谷墨贊

徂徠松雲貯玄谷道人居中抱其獨琅琅空山萬杵熟  
道人曄然開電目松雲化石石化玉崢嶸寶氣霄漢燭  
貢之奎章月在櫝龍光淋漓九字福

十八羅漢畫像贊

我觀應真玲瓏八牕具妙用故示諸愚蠢世言神通自  
墮幼吮匪梵匪漢匪奇匪虎見師即呵孰前搏控千花

冥冥百泉淙淙猿吟鶴飛白雲空磴龍伯山君巴滇蜀  
駝爪剛力擗冠詭服厖或象瑜來或於菟降信攝平等  
詎分珉玕如來在時慧日萬邦既入涅槃境俄然膏釭固  
修第二有二無雙矧此苦海寶資徒枉南浮諸方金鼓  
肆縱建論性相樹茲疑幢彼不見月指月在江渟為泓  
洄激為湍瀧我無成虧喧寂一腔

此歐陽先生閒暇時著意為鐫仲賓題此廿韻仲賓  
避亂客固江黃氏子魯所因以遺之識者當因文以

重其畫不可因畫而汎觀其文也馮翼翁子羽觀跋

為防里族姪題充文忠公像

歐陽永叔

文在兩間與世推移道之將興文必先知八代姜蘼韓  
歐繼作讀者瞻之實啓濂洛五季鉅筆素王微權本論  
拳拳慶厯七篇人心既正士習斯淳黃河泰華我公其  
人

自贊

不古不恠不清不奇置之竹籬茅舍似無不可貢之玉

堂金馬亦無不宜噫百年三萬六千日與吾相對吾亦不知其為誰

族兄山村先生像贊

實踐真修洙泗之學濶視雅搯箕頴之風節用謹身充而達乎曾閔之行存心養性悟而超乎松喬之宗子孫極高年之養而志存舊日之儉素鄉鄰推丈人之行而身教後生以謙冲郡侯賜帛重於鄉飲朝廷表門侈於素封是宜濟南諸生追懷九十之伏勝襄陽過客想見

百代之龐公

族子秉彛像贊

山村子也

以治官之能治家以應世之智應族不遺履烏任用咸  
當不勞鞭算資具自足心平而直何事城府行簡而易  
豈資邊幅有子孫之賢可悅情性有山林之勝可娛心  
目人見其康健而期為山村向上之壽我觀其忠厚而  
知為歐門鼎盛之福與

靜修先生畫像贊

先生姓劉名因字夢吉容城人至元中蒙裕宗召為贊善

辟集賢學士皆不拜

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耶

默庵先生畫像贊

東平安民

寤寐乎明善誠身之書步趨乎格物致知之學關西三  
鱣未必榮於教授之四世荀陵八龍奚以過於伯仲之  
一壑豈非白茅藉而忠信著元酒淳而嗜慾薄者乎鍾  
期伯牙有同世而不相遇者吾胡於默庵之神交而益  
以重容城之先覺也

威如蘇先生畫像贊

英英紫芝皎皎素絲冥搜遠討默識近思子雲精深李  
海孝友德人之容君子之守

郎中蘇公畫像贊

維子寧父為名鄉士其心塞淵如古君子既合於古誰  
諧於時職是正直弗究厥施居家嗃嗃在國諤諤屹如  
長松矯如一鶚蚤以讜言屢忤權相晚著惠愛足食邊  
饒剛者必仁仁必有後宜爾有子簡自造秀遺像儼然  
不亡者存九京可作孰敢吏雲

曾文正像贊

先生之學吾誰與稽吾有源委澗瀍東西先生之書吾

讀未遑吾有徵信季通紫陽大道無形公獨有像神仙  
不死公獨有堊堊留仙訣像馭仙風止乎觀丘池水澄  
融魂月魄水息慮艮止鶴鳴長空騰化震起遺鈴記傳  
嚴密謹言感發人心何日已焉

防里族姪友人劉伯常名彞贊

鍾氏奕世以更著號何事於更一變至道不變者存于  
其保之字子以常名子以彞

陽明軒太玄子龍

閭闔開蜿蜒回寶劍出天馬來

疏

寶雲禪寺題疏

唐會仰小釋迦上彤禪師作雙峰禪寺於石鎖峰下迄  
今稱名刹座席多叢林望士至則咸有所樹建舊殿僧  
堂作者為別傳弘法堂為晦谷輝鐘樓為夢作滿南廡  
丈室為近年謙山福今堂頭一清徹公克武前修仰瞻  
佛殿屋老思撤之揣力弗贍以余舊家宜陽寺近吾族

求作儷語發端鉅家冀獲資助圖維厥新詞曰

唐刹占山水之奇舊多勝迹瞿曇備天人之福必有廣  
居維茲寶雲雄我鈴邑暈飛傍峙已聳巖瞻象馭中臨  
未崇殿制茲欲哀多益寡舍舊圖新即蕪陋以徵辭謁  
華腴而求助於是講遺規於娑馭證妙境於率陀長者  
布金祇園咄嗟集事老人懸車故里讚詠成功故疏

書

與所性姪書

自夏謁告詞垣道假江左取便欲經祖郡省墓譜亭之  
行途中暑劇心與迹違抵家以來且人事蚕叢文債日  
生遠辱慰問但卑叔在朝忝自從臣未罄黼黻之報恩  
及二代兼蒙賜碑榮幸不勝今遣僕老李特賫勅賜碑  
一本相奉別致薄贐贈諸族屬煩吾姪分潤勿患其寡  
而患其有未至也邇者賤疾百病交攻使者復促上道  
起居未可自必老僕即使之歸似難稽召命舟中欲使  
任其扶持之勞故暫留也不宣

答意山先生

意山聘君老兄文侍玄去冬防里彌月之留涵濡道德之味於骨肉之情得於兄所教良多迨今銘感未已令郎來辱惠問勤懇第恨溢美辭多令人讀之赧然賤跡自正月中旬以來右膝赧腫其痛如剗始者護痛不敢屈信久之兩足筋攣即日行立俱廢稽延召命恐違官箴遂援年雖未及身委有病自願致仕者聽之例移文有司行達朝省冀此庶得藥裹專心然亦沉痾如舊書

來所謂促裝上道那得許事耶令郎初至適值病體服  
宣利之藥遂致泄瀉不已困憊不能見客數日稍復當  
圖報深媿莫能效毫髮之助聞張毅甫尚書除江右憲  
使其人相知力疾作一書干之或能相汲引一試也側  
聞茲歲垂帳仍在舊館郡泮必時至彼諸生常得親炙  
老成亦幸事也餘惟萬萬自愛占荅崖畧不敵先施統  
希尊照不宣

又與意山先生書

玄壬午譜亭之別于今六年都下蒙惠書但送書人乘  
便即行往往不別而去不及報書為歉方馳仰間令郎  
至荐辱佳翰承寓居春臺壽履康裕殊慰殊慰文集舊  
序如戒更寫令郎所著易問辨甚佳已為作序第媿病  
餘意緒不佳乏好語也令郎氣宇明爽因推其八字非  
常發達行當擢科吾兄收義方之效享榮養之祿計日  
可待也劣弟蹢躅如昨右臂時苦風氣流注大為所窘  
最是文債日生無少休息令人悶悶未卜會期惟以道

珍嗇草草伏希尊照不備

回所中書

猶是癸卯年叙譜以來今三十有五年矣是時不肖與所中俱在子弟之列每思幼從兄弟之樂今復欲爾尚可得耶去夏謁告祠垣假道江淞初意徑趨洪袁一訪故耳中途劇暑遂與願違老僕還聞族中諸公相候甚久令人漸惡無已茲遠席宗庇自忝從臣恩及二代兼蒙賜碑尤出望外受寵驚懼蒙書乃以賀言惟重怵惕

祖塋題表之喻僕何敢當第曩歲侍親春陵見元公家  
數世之墓皆太守方孚若為題之他日援此故事或得  
一名筆表識亦未晚也賤迹近叨兩君貧病交窘居行  
未知攸措吾姪何以告之儀翁還專此占復潦畧等幾  
孚照

回所立書

相詎五百里相別十五年逆旅倚伏靡不更常起居動  
靜邈焉無從忽宜翁兄携所惠書得之驚喜相半追憶

曩侍先君子琴冊適執事自綵侍來以拜見退相從齋  
閣是時僕與執事俱為人子弟一門自為師友之樂有  
不容喻今日此況此味惟屬之所立仰為名門雍熙之  
軌翁季道德之盛異時秋蟬賦側耳獨領畧吾知叔弼  
久矣兩科士論殊以魯生不來為恨六月之息三年之  
鳴端有所待他日榜中龍虎第一相承舍君其誰政當  
堅坐冲密守庚申耳區區遭時承乏何足置牙頰來書  
諄諄然及之令人卷舒媿潘可拾甚者以六一為是何

以美疾強加我耶此公事業未論其他只蘆荻畫地我  
輩曾受此苦曾下此工夫否此則斷斷然不夢見脚板  
者也廬陵長沙之議不謂茲事亦徹聽聞僕在二郡不  
翅滄海一稊或者之語僕亦不辨惟應之曰僕為崇韜  
不敢藉談尤不敢也不敢布素一語亦告者過畚鵲瘦  
馬自是鄮億家風且先輩三尺森嚴在前何敢猖獗一  
步寄示畫軸皆米家虹月惜蕪穢不足發揮歲晏百冗  
填委宜翁行又遽尊翁朝奉令叔意山學士令弟芳茂

暨族黨諸先達皆不及顯狀敢告申敬何時譜亭叙拜  
以罄鄙懷家兄面次附致謝臆伏希鈞照不宣

回鐺申齋先生書

玄頓首再拜復書提舉聘君申齋先生丈席玄即辰清  
和承體候佳勝濟南耆年有相之道不勝願見之禱吾  
宗振先來辱書且知姪孫宗任客臘叅謁座下第緘寄  
雄文迄今未至不審何故亟稱督索端便復命隴阡樵  
採之禁事出當然流言之惑實無是也區區抱病三載

始獲一歸心志凋殘舊學如失其不能為先正大夫後也審矣適候卜氏女病振先就之相見借紙占辭凡百潦畧惟鼎茵加毼以壽斯文謹奉狀不宣

答劉桂隱書

玄頗首再拜復書桂隱先生執事玄視廬陵江鄉乃未獲一寓桑梓之敬諸鄉先生亦未嘗一望履約虛名誤人僕僕南北抱茲二欠負負奚文先生道德之重藻鑑之明今先之以書且有文集叙之喻僕何足以叙高文

之後此亦虛名誤聽聞耳踵襲訛謬如是不已豈不甚  
可畏哉僕自去春痺疾盛作一歲之中謁告十九今者  
又有哭子之戚俵俵南歸予環之使要諸潞上夏初誤  
恩落侍講升學士俯俸循牆迨今未敢拜命心常怔忡  
舊學廢忘仲賓還姑爾塞責滓穢高明知罪知愧盛暑  
力疾治答不敵先施切希照亮

答孫春洲書

玄頰首再拜上記春洲聘君先生玄讀天台賦金聲嫻

媿吾耳將二十年識公於此盖久昔人識心在識面之  
前斯謂知己族弟志行家人至辱佳翰勞問勤懇殊慰  
瞻馳第玉署再遷之言此傳說者之謬幸勿過聽區區  
抱病三年朝廷熟察而深憐之譬之病駒不任銜勒置  
之茂林豐草之地使之姑遂其本性豈有復可驅策者  
哉令郎才俊自當不乏知遇萬一邂逅在他人尚能推  
轂豈敢愛一援手之力於秦晉之戚哉价旋力疾占荅  
秋杪冬初必到防里胥晤有日餘儲面賦草略切希照

察不宣

又

玄頌首再拜春洲先生契友玄鄉在史館與曼碩揭公  
談江右人物揭稱譽足下才美在臨川孫履常何太虛  
間會見咄咄逼人他日相知翰墨中益見故人藻鑑之  
高日者敝族諸子弟見過又知結習斯文固有瓜葛第  
恨才薄資淺仰慕前修薦士不得彷彿其萬一耳所求  
春洲詩及大字草草塞責報章遠勝作者子昂墨蘭自

是佳品感媿無數區區劇暑抱病趨便裁荅不敵先施  
尚幾照察不宣

與張憲使書

都門別後賤跡尋亦謁告還湘相距地遠乏便致書惟  
深馳仰近傳全除目共諗移軺左浙弭節西江西江之  
民蘇息之期實在此矣僕先世西江人也里中長老時  
相往來語及公來相與喜抃少白僕近訪族里中少俊  
甚多有姪原春者其才足以應舉然得失未可必袁州

路學薦為直學例必經憲司試驗欲望相公賜一援手  
之力他日寸進實出陶鎔何敢忘也賤體入春以來痺  
疾愈甚兩足筋攣行立俱廢雖被召命自度病勢如此  
未見即愈自願休致之章已達有司每日從事藥裹而  
已為況無足為知己道者舍姪行顯此起居未中冀順  
序珍嗇行膺柄用不具脩

慰國博喪母書

玄頓首奉慰文廷博士至孝玄不意慶門倚伏之會先

太夫人奄棄榮養緬惟哀痛奈何玄聞變不勝慘怛已  
就小車詣行府申唁昨暮適苦痰嗽鬱眩之證又聞車  
行甚亟勢未獲面會中統若干聊為雇車之資道遠冀  
節哀順變以襄大事手疏潦略不具

與劉文廷書

玄頓首再拜上文廷博士提學相公仁友玄往夏去國  
同列中以不獲一言以別為恨客冬還鄉久之又以不  
蒙一紙之寄為欠今夏忽睹除目承有儒臺之擢既喜

且駭其喜則以國初甚重此職覃懷許公由是拜左轄  
亦愚葉公由是拜右轄大德中吳興趙公由是入為侍  
講吾文廷居之允愜士論其駭則以賤跡離翰苑時當  
揆力勉其留其言以為斯文漸覺人少僕抗言薦數士  
為代如文廷皆其列也當揆蓋嘗諾之今忽外補非文  
廷求出必不爾也已而果傳有子夏之戚聞之胸次作  
惡者數日昔有三人聞客言虎患一人感額特甚僕其  
人也才不才亦各言其子往年嘗以此致心疾後來熟

思之理數自然皆有乘除修短存乎其間莫年盡傷亦復何濟不如姑聽造物所以處我者何如耳劉仲賓行亟此代函外有一啓極知剩出或可助發一莞聊以寬君之憂也僕態勝舊近又苦痰暈之疾但夙緣無涯竟日為人造綺語業殊可厭也毫楮草草希照亮

啓

茲諭輟班學省進秩文臺晨入都堂陳衷懷而求去晝歸六館別同舍以治行綸綍及門輜軒在路既許即家

而為府又容需次以申情仕宦以稱職為稱心宜無內外重輕之辨賢達唯知義故知命自明禍福倚伏之機故於趨賀之緘輒為譬解之語孔文舉楊德祖古人所親即兒羨門子浮丘公今世未聞有後首尾不嫌於衡次肺肝所托於深知髦髦馳忱忽忽闕便

回有壬許叅政啓

辱示謙鳴喜新貴治苞胥感無衣之賦竟償復楚之言相如獲全璧之歸始著却秦之勇蓋人之秉忠者必遂

而物之拂性者終還追惟往事之堪驚益懷高位之難處文場有議宣容居西掖而弗知丹詔驟頒乃獨使東廳而恭聽此挾姦回之秘策欲推俊乂之前茅尋移疾以去官姑待時而俟命生意已存於碩果大材寧繫於匏瓜皇天實鑒乎臣衷聖主自定乎國是予環鶴渚公曰盍歸乎來哉授柄鳳池衆謂兆足以行矣屬開端於更化嘗効力於代言然非烏獲莫勝曷免絳侯見沮急迂輜軒而傾蓋真同韋布以彈冠洎僉黃髮之謀親預

綠章之寓於是退前日掩奎之宿即當時押角之人嘉  
與賢能洊行周家選舉之法至詒朋友共播虞廷賡歌  
之音第媿踈庸莫陪揚厲王通受罔極之賜惟乞閒身  
孟明收再効之功當書逸史亟酬先施倍切懽悰

### 祝告文

天畀寶命列聖相承貽萬世之丕基輯九圍之至治顧  
茲菲德嗣守基圖念皇考之上賓結孝思之罔極爰舉  
徽稱之典躬陳時祝之儀尚冀垂歆敷錫祚胤

明宗皇帝附廟祝文

於穆皇考聖德配天何臨御之弗遐儼威靈之如在顧  
茲冲眇嗣守皇圖惕惟丕訓之承祇奉鴻名之舉是用  
躬執圭瓚薦其必芬仰惟願懷來格來貺

焚黃祝版

維至元三年歲在丁丑二月朔壬申越十三日甲申孝  
孫翰林直學士國子祭酒玄敢昭告於祖考贈中順大  
夫中書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渤海郡伯澹軒先生

歐陽公玄奉元統三年甲戌三月制書以玄忝列藝文  
大監脩位三品推恩二代贈封祖考官職勲爵如右是  
年九月以書到家告廟改題且遵彝式為玄尋遷太常  
翰苑等官限以職守今者謁假來歸告墓之典始克成  
禮惟我祖考懿行粹文師表湘楚惟誠淑人惠利後學  
儒者之德莫盛於茲餘慶所被施於諸孫獲承國恩致  
有褒贈思昔咸淳甲戌鼓篋上庠在其當時六館諸生  
為厥父母咸得推恩世運遷移先考齋志六十年間歲

運一周積善之報久而深彰有若此者侍郎法從之官  
貴列八座渤海大郡之壤崇視徹侯載燔密章昭侈上  
賜伏惟膺此寵光濬厥福澤庇賴我後益熾以昌謹以  
牲齊穀饌式伸虔告

焚黃告后土

維至元三年歲次丁丑二月壬申朔越十有三日甲申  
翰林直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國子祭酒歐  
陽玄敢昭告於官榮橋白雲菴后土之神玄欽奉制書

贈封祖考中順大夫中書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渤海郡伯爰擇穀旦燎黃於瑩惟神苞流崇深穎擢明秀相我先祖妥靈于茲庇厥後人本固枝茂實惟神庥惠徼方增報祝敢後自今以始恩休數至維爾明神亶有榮耀尚圖利之謹以酒殽庶羞式伸虔告

防里祭祖祝文二

大元至正二年歲次壬午十一月己巳朔十有三日辛巳曾孫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玄謹以

牲酒之奠致祭于防里第十一代祖七承事府君歐陽  
公墓前而言曰禮去鄉國省墓而行重違遠也先世遷  
瀏動踰十紀井邑既殊歲月既久踈渺松楸事勢使然  
餘慶所覃靡間彼此玄自竊科第登進公朝脩列法從  
推厥本原敢昧所自謁告來歸展省墓下追懷雨露怵  
惕深增惟我先祖流慶後昆願自今始無曠彝禮尚享  
防里歐陽氏始遷第一代祖府君墓前人本乎祖百世  
匪遙精神旁通體魄如在遠孫席庇展省還鄉萬木一

春萬水一清豐本濬源用永有譽惟我先祖實克相之

祭后土文二

防里第十一代祖墓后土氏之神先世遷瀏遠墳墓  
曾孫展禮宅覲以固祖考來歆神亦惠顧濬靈鍾奇錫  
我蕃祚我族既惇百世無斁尚享

防里歐陽氏始遷第一代祖墓后土氏之神自吉之袁  
我祖始遷妥靈茲阡今三百年高山蜿蜒其上隆然神  
相我后慶流如川

翰林國史院祭揭侍講文

嗚呼公之道德忠厚篤實洞徹内外公之文章純深爾雅警發憤憤方館閣之踐馭實昌期之際會密勿論思從容進退當譽望之日隆惟恪恭之弗戒掌斯文於玉堂贊皇猷之光大侍講讀之經幄知啓沃之切闚待引年而挂冠戒舟楫而南邁帝錫命而來還冀黃髮之未艾適聞詔之方殷思竟考夫前代詔總裁於三史庶緝熙於帝載天不慙遺慨其殄瘁惟我同僚思其莫再望

望喪車悠悠丹旆尚期英爽歆此薄酌

圭齋文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圭齋文集卷十六

附錄

元勅賜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渤海郡侯歐陽公神道碑銘有序

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知經筵事臣張起巖奉勅撰

奎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中奉大夫同知經筵

事臣庫庫奉勅書

奎章閣學士院承制學士中奉大夫兼經筵官  
臣尚師簡奉勅篆額

今皇上即位之三年至元改元冬十一月三十日奎章  
閣大學士臣錫喇卜奏翰林直學士臣玄職翰林論思  
有勞制贈其考官三品爵列侯欲著之碑銘先移上恩  
其勅翰林臣起巖撰文奎章臣庫庫書丹臣師簡篆額  
上曰可臣起巖承詔伏惟延祐初年仁宗聖文欽孝皇

帝繼述祖訓建立科舉大廷策士臣玄臣起巖賜第拜  
官為同年皇上御極簡擢侍從臣玄臣起巖代言紬史  
為同官明詔諭臣俾揚其先烈發其潛德求之臣職揆  
之友誼皆不敢辭謹按公諱龍生字成叔歐陽氏其先  
冀之渤海人從晉南渡徙長沙率更令詢以文學顯名  
隋唐四世孫琮為吉州刺史因家廬陵琮八世孫萬為  
安福令故又有居安福者安福府君而下四世曰效三  
子謨託遠託徙吉水後吉水析置永豐傳二世是為宋

太師究國文忠公之考崇國公其他子孫散處安福邑境雍熙初割安福置分宜縣隸宜春郡故居安福永豐者籍廬陵居分宜防里者籍宜春而安福分宜地相去不滿五十里公防里族也別號防里歐陽氏曾祖安時及祖新皆漕試湖南愛瀏陽山水之勝又徙居焉新字仲齊以經學著稱淳祐末荆溪吳公子良漕湖南辟廬陵歐陽巽齋守道為岳麓書院山長又以禮聘仲齊為講書因寓長沙巽齋聆其講說嘆曰長沙自有仲齊吾

何為至於此考逢泰字忠叟經術行業師表一方學者  
常數百人擢科登第相屬也用薦為潭學錄安撫司檄  
與湘潭譚景衡履學田埋沒者登故額士廩以羨廬陵  
羅子遠在教授席賴其佐助為多今贈中順大夫禮部  
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渤海郡伯妣何氏渤海郡君公年  
十六入潭學已負俊譽月試占高第相國古心江公判  
潭州帖為崇禮齋長又二年從醴陵田氏受春秋三傳  
甲戌混試國學生湖南終場萬三千人有奇拔士二十

八人公以春秋中第二肄業存心齋時羅教授為朝官  
以書賀云鄒潭學經界忠叟景衡盡心焉去歲景衡子  
魁鄉薦今年忠叟子入上庠造物報人不爽如此至元  
丙子內附侍禮部還瀏陽居霞陽山之白雲莊禮部晚  
歲究心太玄作律歷統元圖書數千卷因耗心得渴疾  
公泣諫不為止未脫藁卒公抱其遺書每慟哭至絕左  
丞崔公斌行省于潭召之以親老辭居山十有七年部  
使者李淇至瀏瀏有文靖書院祠龜山楊先生淪廢於

隣使者考郡志謀復其舊詢衆求才望士任斯責衆以  
公對乃專縣尹杜元忠即山中延至會有司例試儒戶  
中選者復其身使者命公考士湘陰瀏陽去取公當人  
至今稱之憲部薦其才牒宣閩達之省府授文靖書院  
山長郡人強之起始受命改築書院猿山之陽踰年禮  
殿講堂門廡齋舍及龜山先生祠事内外具舉學者雲  
集書院廩稍不贍佐以已資夫人亦徹奩具助其經費  
落成之日升堂講孟子承三聖章言龜山先生傳周程

學而及豫章延平紫陽朱子實承道統斥王安石配享孔廟功亦可配孟子山林老儒聞書院之復筵講至為出涕秩滿泮牒之京師贈太傅魯國康里文貞公野齋翰林李文正公抑庵集賢宋公文薦為校書郎行就職矣會集賢言歐陽山長有功文靖書院今瀏陽陞中州例設教授師席初筵須宿儒碩望啟迪來學宜移教其邦人便朝論是之改瀏陽州儒學教授至則會學廩可贍二十人月約一十五日選俊秀補員會食躬親教督

諸生皆勤勉自力科場既闢進士輩出實公權輿之遷  
道州路教授道介兩廣或以為遠公曰茲為周夫子之  
鄉何遠之有至官郡庠隣濂溪書院公定規約朔望謁  
宣聖畢教授率諸生謁濂溪祠一日過祠東見老屋數  
間詢知為西山精舍勝國時祠蔡季通蕪廢久矣祠舊  
隸郡庠有田百五十畝或利其入欲蕪并之故以屋僦  
軍官去遂不治幸其速壞公立召僕夫拚除按籍得田  
修其祠郡學田多為豪民據有公請諸憲司被檄往括

暑行山間得租三百餘石因感疾歸卒官舍至大元年八月五日也年五十有七諸姑奉柩歸以三年十月三十日塋郡東羅田之木瓜埭公既歿之七年當延佑甲寅立舉進士魁湖廣省貢明年乙卯以第三人賜第同知平江州遷蕪湖尹初贈公承事郎同知湘陰州事再贈朝列大夫同簽太常禮儀院事上騎都尉追封渤海郡伯今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渤海郡侯初娶譚氏一年卒再娶李氏金陵仕族有婦德知

書前公四年卒初追封宜人進封渤海郡君今封渤海  
郡夫人繼室李追封長沙郡君譚夫人有子曰浩龍川  
書院山長娶唐渤海郡夫人有子五長貞孫石林書院  
山長娶王次定孫曲阜林廟學錄娶李次玄也今中大  
夫國子祭酒依前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娶謝  
封渤海郡夫人次憲孫幼鞠外氏李沅陵縣學教諭娶  
湯季彭年舉明經娶周女二長適武岡路教授卜天佑  
次適瑞州雲石務稅使湯居恭孫男八長慶以教授借

住建昌路樂口砦巡檢次遲通遜達皆業儒女孫六曾  
孫男四曾孫女四公儀表峻清瑩皙如玉有膽略幹局  
性孝友幼歲嘗割股肉以已母疾兄士高蚤世撫其遺  
孤皆有成婚嫁必先兄子而後及己子先疇悉推與之  
讀書目五行下八歲屬文十五下筆萬言文雄渾有體  
裁學精敏有識趣尤長於講說義理每講篇出士傳誦  
之晚號雲莊有經學理窟雲莊講義及所著文集傳於  
家歐陽氏世以文學名廬陵之族大顯于宋矣宜春防

里清門素業文行有傳至於禮部倡鳴經學師道尊嚴  
表率多士公學為通儒行為士槩宣勞庠序位不滿德  
維持斯文克肩其任再世如一遺善後人是有良嗣首  
擢巍科聲華晔然演論玉署黼藻帝猷追封二代有位  
有土大書表隧恩賁歿存則公父子平昔績學衛道之  
報昭然四達而防里之族克昌以大將媲美於廬陵矣  
於乎盛哉銘曰

惟歐陽氏廬陵別族有家瀏陽同出安福文忠相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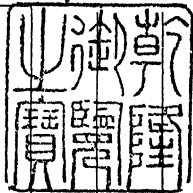
魁然大儒防里清門世德不孤操義風烈堅持允蹈  
服膺克繩義方之教三代之英士生其時世其道德  
以恬以熙至行應古鄉邦攸重士子景從如鳥歸鳳  
衛道育才再世一心播耬百年有獲斯今綸章載頒  
秩登侯伯霈恩所覃於渥其澤大君賜命詞臣敬承  
撰銘登潛匹休廬陵宣昭幽顯帝仁若天垂示無垠何  
千萬年

防里歐陽氏家藏亞中大夫碑跋

右元楚國文公玄為翰林直學士時制贈其考成叔為  
亞中大夫追封渤海郡侯復命侍講學士張起巖為文  
以表其潛德此碑所由刻也按元史稱楚國文公歷官  
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兩為祭酒六  
入翰林三拜承旨此碑作於至元元年之冬正順帝即  
位之三年公為翰林承旨所給以贈封其二代之日也  
按公瀏陽人瀏陽之族原於防里防里之族本乎安福

與宋文忠公同祖故此碑述防里為詳今防里之系有  
上舍歐陽鏞家藏是本出以見示予因竊歎曰盛哉歐  
陽氏文獻之足徵也前有文忠公以文鳴于宋後有楚  
國公以文闡于元然二公之所以廓大顯庸者皆先世  
之積累仁厚所致也按文忠公之考崇公為綿州推官  
每夜治官書必秉燭而歎凡囚有可矜者必為之求生  
此明刑慎罰之心也楚國之考亞中公為文靖書院山  
長進職教授能羽翼道學修濂溪龜山二書院經理學

田以膳養士類此崇文衛道之功也其積累仁厚皆如此宜乎生二大儒以清忠懿德輔佐宋元昭一代之文明流百世之事業非偶然也其所以恩延先世歿贈名爵追封公侯者非人之榮蓋天報之也予獲拜觀為追原本始綴一言于碑末俾繼是而觀者知二公之所以顯揚盛大者有先德為之權輿非淺淺之所能及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為歐陽氏之後者勗之



圭齋文集卷十六